



“吃票证”的年月

□孙传恒

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蛋票、肉食票、工业品券、副食品券、粮本、煤本……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陌生的票证、本本，却是计划经济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。“吃票证”者，即票证“须臾不能离开”之谓也。这些打着时代烙印的票证、本本，记录了一段不可忘记的历史，并且成了文物被收藏下来。

不久前，据一家媒体报道，复旦大学附属医院退休职工、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胡申南，收藏了全国各地2000多种3万余枚票证。谈起票证的历史，他如数家珍：“我国的票证从1955年开始使用，到1993年终止。大致包括吃、穿、用三种，比如粮、油、布票等，改革开放后又有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等工业品券。”感谢胡申南先生，他的潜心收藏也勾起我们对票证年月的许多回忆。

走过大半世纪，我与许多同龄人或年少一些的，本身就是时代的见证者。粮食是国计民生大事，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，便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。不少地方强征强购，大冷天让农民穿单衣、赤脚跑步，或者游街示众，迫使许多家庭连口粮也交了公。1955年10月实行粮食定量供应，粮食部发行“全国通用粮票”，称“满天飞”。后来各省有了自己省的粮票，称“吃遍省”。地、市、县也发行地方粮票，称“本地吃”。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，村民口粮以原粮计，年人均360斤，由于征购任务重，口粮克扣到每人不足300斤，日子过于艰难，人们把粮票看得特别贵重。

我的家乡盛产粮食，多数以公购粮上交国库，群众只能吃红薯，“红薯面，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”的顺口溜妇孺皆知。有一个时期，农村因大炼钢铁烧光了所有的树，草根能吃的吃了，不能吃的烧了，光秃秃一片。生活用煤专供城镇，村民要买一无钱二无票证，加上红薯价钱不及煤价的1/2，燃烧能量却高过煤的2倍。许多家庭无奈之下，只好烧红薯干做饭，三口人半年烧了三四百斤。有人说我们那个地方粮食多得红薯干当柴烧，村民的回应就是两个字：“屁话！”

民以食为天。粮食定量供给，管控很严，保持几斤粮票比收藏家收藏玉器、名人字画看得还重要。凭粮本买面，有了粮票到哪儿都不担心饿肚子。招待所、宾馆、旅店，所有吃饭的地方都一律凭粮票供餐！没有粮票饿肚子的尴尬场面，许多人都遭遇过而笑不出来。

随之而来的是，几乎每个地方都滋生出倒卖粮票的黑市交易场所。粮票换人民币，全国的票价最高，省级的次之，地、市、县再次之。同样一枚粮票不同地区倒卖价格不一样，城市与城郊、县区与乡镇，都有差价。这种活动被定义为“投机倒把”罪，抓住了扭送市管会或派出所罚款、关押。我们单位某职工倒卖票面60斤的全国通用粮票被举报，在派出所关押三个月，接受罚款之后旋即被开除公职、留厂察看两年。

推行粮票制，引起连锁反应，布票、食用油票相继问世。全国两千多个县、市，都分别发放和使用各种商品票证，一些大的厂矿、公司、学校也搞起内部票证发放。自此，票证范围之大、地域之阔、数量之多、时间之长，怕是在世界上难得寻觅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粮票的推行，标志着国家计划经济时期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，唯票是举，唯此为大，什么都是凭票证供给，常用的不下三十种，粮票分斤分两，

布票小到一寸一张，肉、蛋、油一类按克(两)计，连买一卷线、一盒火柴也必须有专供券等。嗜烟者除了香烟券，外加一份火柴票。七八亿中国人天天过的就是票证生活。

时下商场购物，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“顾客是上帝”，商家态度和蔼，服务周到，有的还推行无理由退货制，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扬。当年，因为物资匮乏，以稀为贵，到商店买东西，售货员爱搭不理的，还少不了训斥声；货品越少，态度越恶劣。为转变作风，商铺店家也搞了不少服务措施，标语口号比比皆是。比如“五满意商店”活动提出：进商店满意，服务态度满意，买商品满意，使用商品满意，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满意。这只是一道造势，千万不可当真。实际情况呢，叫“五憋气商店”最贴切：进了商店什么都凭票，想买拿票来，一憋气；服务态度贼横，给小脸子看算是轻的，二憋气；买商品不准挑，爱买不买拉倒，三憋气；商品用不了几天就出问题，想更换没门儿，四憋气；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不舒心，五憋气。真正的上帝是握着商品大权的主，谁有权谁就是大爷！

那个时候，不少商店设有“特供柜台”，与普通无关，是按级别凭票供应，特供对象：县、处级干部供糖2斤，大豆2斤，老百姓称之为“糖豆干部”；十三级以上地、厅级干部供肉2斤、鸡蛋2斤，老百姓称之为“肉蛋干部”；再往上更高级的，对外保密，圈外人不能详其细、探其底，老百姓也有一个称呼，叫“蜜级干部”。草根阶层包括一般干部患有浮肿病的，也有一个本，供大豆1斤、麦麸皮2斤，自己戏之为“豆腐皮子”。倘使有人想买大米、白面、鸡蛋或者糖什么的，就得讲人缘靠关系，时价交易。所有流通使用票证，黑市上都可以买到，价格贵得出奇。

历史总会捉弄人，当年的正经事，现在重新提起，就是笑话！

我和老伴从饥荒年代走过，饥饿的事梦萦梦绕，对一两二两粮票、一寸二寸布票，就像宝物一样保存起来，仅全国流通粮票竟积攒了几百张。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，有消息说粮票、布票、食用油票将要取消，我深信距离这一天不会太远，但积攒下的票证仍不愿有一丝损耗。有人说我古板，一身书呆子味儿，我也认了却不后悔！到了九十年代的某一天，所有票证作废，粮食敞开供应，鳞次栉比的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。进入新世纪，种种地交公粮也被取消了，真是开天辟地的创举，我惊喜于这好时光，一段美好的变化，几百张票证留在记忆里，也常常让我感动！

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好时光，人们懂得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必有其道，这个“道”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。当初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从求生愿望出发，冒着坐牢风险按血手印，分田单干，有了丰衣足食，其勇敢之举证明了经济学上一条古老的原理：“自由创造是人的本质，也是一切财富的来源。”由此带出农村改革的新面貌，真正解决了千百万人的温饱问题，票证也成了历史文物。

现在的年轻人，时时会翻看家里的收藏，却不怎么相信有些东西是真的。他们对时下流行银行卡、会员消费卡、超市优惠卡、网上购物等乐此不疲，称“刷卡消费”“一卡走遍天下”以及“网络订购”之类是生活享受。老的票证、本本淘汰了，这是时代的发展、时代的更新、时代的进步！

与父书

□杨志

清晨，我立于窗前，朝家乡的方向凝望，不由想起另一个世界的您。

您七岁时，经常吃上顿没下顿。一次，您饥肠辘辘，在山地里偷了一根山芋，让人追赶，逃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。到了秋收，您总蹲在田间地头，一根一根地捡拾稻穗，交给奶奶。那个年代，您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尝尽了苦头。这些都是您卧病在床时与我谈起的。

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。您一直在外打工，只有到了年关才回来几天，那时，我对您的印象是模糊的。

您生病回家治疗那年，我正读初一。我们天天相见，您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。这时，我才知道您的真实年龄，知道父亲还会拉二胡，会吹笛子。您给我讲，奶奶死得早，在我这个年纪您就已经跟爷爷学手艺，曾饿着肚子挑二百多斤的稻子走了50多里地。

您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，于是更加唠叨，将大半生的经历一件一件地“抖搂”出来，恨不得把这辈子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都一股脑儿地塞给我。而那时的我，还很懵懂无知，无法理解您的苦楚，对您的唠叨只感到无奈与烦闷。

我还曾向您大声地吼叫过。那是在一个春日的一个下午，您坐在摇椅上，我靠着门栏。我大声地朝您嚷，说您无能，在外那么多年，家还是土瓦房子，除了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家里什么也没有。每次开学交学费，我和姐姐交的都是“白条”。

老师天天催我们要学费，我在同学面前始终抬不起头。

您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，神情枯槁。听了我的埋怨，您的嘴唇被气得发紫，哆哆嗦嗦地将身旁的一个茶杯推倒在地板上。“哐当”一声，玻璃碎片溅了一地。您使出全身力气大喊“不孝子”，随后一直喃喃自语。

我靠坐门栏，沉默了。我多么希望您能像五年前，一手拎起我，一手用力地拍打我的屁股，那样的刚劲有力。可现在，您的手青筋暴突，颤抖无力。我开始懊悔……我抱头肆意无惮地痛哭，哭那坐在摇椅上病怏怏的您，哭我多年残缺的父爱。

那是我与您唯一一次的争吵，也是我对您最深的记忆。

因为您的长痛久病，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，为了挣钱给您治病，也为了生计，我外出打工。就在次年的春天，您的病情日益加重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就在一个春日的夜晚，我还奔忙在回家的路上，您匆忙地走了。

母亲告诉我，您走的时候眼睛没合上，是您一直没看到我回来。我急促的脚步还是没能赶上您最后的牵挂。我跪在您的灵前痛哭，恨自己的少不更事，恨作为儿子的无知不孝，恨我没来得及对您说一声“对不起”……

时光易老，岁月无情。如今，您静躺山腰十多年，我的心仍然充满了悲痛和惆怅。



男人都是惯坏的

□吴淡如

对他好，就全心付出。出身于非常传统的男尊女卑家庭，韵雯出社会之后因缘际会变成了自创事业的女强人，却始终是一个“付出型”的女人。

谈了好些恋爱，遇到的男人，始终没有回馈她的付出。清秀佳人韵雯有时会自怜“我真是眼睛瞎了，看上的男人，良心都给狗吃了”，但当爱情再度来临，她还是全身托付、全力付出。

看见她对男人的慷慨，着实让旁观者难以想象。她曾经和某个男友一起买房，将房子只登记在男人名下，分手了，男方理所当然全拿走。她也曾经为某未婚夫买了一辆兰博基尼，只因他说“用这车载着你就是我的梦想”，分手后那车当然也疾风般开走。

韵雯有风度，什么也没讨回。她想，自己再赚就有。韵雯忙啊忙的忙了好多年，总是处于“工作一向很多，而身家累进很少”，自己还是在租房。

三十出头，韵雯结了婚。这一位婚前害羞，低调，学历高，省俭，也乐意支持韵雯事业。

刚结婚时，韵雯想：丈夫比她有理财概念，那么，就把账户交给他管，自己宁可做领取“零花钱”的小女人。个人和公司财务全给老公负责。老公原本在银行工作，经过金融风暴后缩编改组，每天回家抱怨好累好没前途，韵雯对他说：“我们过得去，你就休息。”

她想，孩子还小，男人选择当家庭主

夫，没什么不好。

老公一辞工之后全然解压。孩子有保姆照顾，他就打打高尔夫，请朋友们吃吃饭十分快活，买了一辆奔驰500说要接她上下班。

有一阵子公司急需支付大笔贷款，管账的老公摊开手说：“没办法，没钱！”

怎会？一查，有数十笔钱，悄悄流进了不知名海外账户，或他父母名下……

韵雯又面临“多么痛的领悟”。多年婚姻，她自觉能够隐忍，竟然不欢而散！

“我这么努力，就注定要这么不幸吗？他爱上我，真的只是爱上我的钱吗？”

其实，不是。

事实上，没有男人是宠不坏的，如果你要扮演抚养他、照顾他、不让他负担任何事的一个“全能又无怨”的母亲，你会比他的妈更易宠坏已经成年的他。

“真正的感情不会因为金钱而变色，不是吗？”她说。

我的观察是，看人，也看钱多寡。如果你让他管的账，比他月入10倍还多，他当然不认为自己应该再去做一份工作，不劳而可随意处理的钱财是多大的诱惑？

有人当小议员，廉洁到不行；做高官，却因贪污入狱——小诱惑容易挡。

10万台币，托你管，你可能不取分文。10亿台币天天进你账户，你会想，那拿点来花何妨？反正别人也不在意。

因为爱，对一个人放任而无所求，不被你宠坏者，只有圣人了。